

多伦多声援8800万三退潮 民众觉醒



2011年1月22日下午，近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中区唐人街拉起横幅架起展板，冒着零下十四摄氏度的严寒，参加“全球声援八千八百万勇士退出中共恶党”活动。当场有数十名华人登记退出了中共党、团、队组织。

2004 年底，大纪元系列社论《九评共产党》出版后，带动了中国民众退出中共体系（党团队）的大潮，目前退党网站上录得的登记退出中共邪党的人数已超过 8800 万人，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中共的本质，宣布退出邪党。

吉林省张士新等 8 位民众说：“中共的祖师爷马克思是恶魔撒旦教的信徒，让人听了惊而不惊。惊的是“伟、光、正”的党压根是恶魔胚子；不惊的是中共建党几十年来，它一直忠诚地继承了其祖师爷的烧、杀、坑人的恶魔衣钵。惊醒了，我们现声明退出中共恶魔党及其邪魔组织，抹去兽印，做中华子孙。”

天安门“自焚”是中共导演的

2001年8月14日，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第六项议程中，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“国家恐怖主义行为”。

声明说：“我们的调查表明，真正残害生命的恰恰是中共〔江泽民〕政府。该政权拿出**2001年1月23日**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自焚事件作为指控法轮功是‘X教’的证据。但是，我们得到了一份该事件的录像片，并从中得出结论，该事件是由该政府一手导演的。”

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证据，没有辩辞。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。



徐洪军在四平石岭监狱被暴力迫害

【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一月二十日】（明慧网通讯员吉林省报道）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，法轮功学员徐洪军被通化县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，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四平石岭监狱十一监区。徐洪军因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，被恶警杨铁军用电棍电击，仅二零一零年十月末，就两次被关小号迫害。家人和朋友对他的处境十分担忧。

徐洪军，男，现年四十二岁，毕业于白城师专物理专业，在通化县第八中学任教。徐洪军在单位业务能力很强，无论在任何一个环境中，都乐于助人，为人正直，无私付出，所以在他所接触的群体中口碑很好。

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晚上，通化县公安局副局长吴国胜带头，于济生等多人协从，将徐洪军从家中绑架，并在徐洪军家抢走电脑、打印机、真相资料等个人物品。与此同时，另外两伙公安到他父母家、岳父母家非法抄家，并将其未修炼的父亲绑架（后放回）。一系列的变故给徐洪军年幼的孩子及年老的父母、岳父母和其他家人造成极大的精神打击和心理伤害。

徐洪军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曾绝食反迫害，也曾被转至邪党党校洗脑班迫害，但这些都无法动摇徐洪军对“真、善、忍”的坚定正信。

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三日非法开庭，法庭不允许徐洪军的律师为其辩护。庭审中，将他没修炼的家人看的影碟、孩子玩的游戏碟，都说成是法轮功光碟，充当所谓的“罪证”。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五日，徐洪军被非法判刑四年半后，被关押到四平石岭监狱。

四平石岭监狱作为吉林省迫害法轮功的定点单位，是对法轮功学员迫害最严重的黑窝之一。那里迫害的邪恶程度，非人所能想象。尤其对刚刚被关押到那里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极为残酷。一位被非法关押在四平监狱的法轮功学员，二零一零年十月份家属接见时，就表示里面非常邪恶，经常遭到酷刑折磨，他都不知道能否活着出去了。

这话绝非危言耸听，目前已知因四平监狱残酷迫害，死于监狱中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四位，有两位是通化市法轮功学员。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有恶警直接参与，有的指使刑事犯人，其手段有拳打脚踢，打耳光，抻大挂，关小号，用木棍、胶皮棍、木板打击，铁条、皮带、三角带、塑料管（小白龙）抽打，多把电棍电击，铁桶套头击打，用力捏睾丸，扯生殖器，用刷把、扫帚把插入肛门，强迫吃辣椒、辣根、超时、超体力奴(接后页)

(接前页)役、无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从事有毒作业等等。许多刑事犯与警察叫嚣：打死也白打。

据犯人高明龙自己讲，被他手打过的法轮功学员有六、七十名。为掩盖迫害，狱方将被打严重的学员停止接见，还把法轮功学员接见日分开，如同一地区的不分在一起，经常来接见的和不常来的分在一起，怕家人间互相沟通，而刑事犯人都同一天接见。

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四平监狱又立十一监区，专门关押坚定的法轮功学员，采用封闭式强制转化洗脑，由监狱教育科科长陈国民兼任监区长、副监区长是周继佳。他们都曾经残酷迫害过法轮功学员。在十一监区一个法轮功学员由三个刑事犯监管迫害(包夹)。徐洪军现被非法关押在这里，因拒不“转化”被恶警杨铁军用电棍电击。

徐洪军修炼“真、善、忍”历尽邪党迫害的苦难

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法轮大法遭中共诬陷，徐洪军进京上访，向政府反映事实真相，被恶警抓捕并殴打后送回当地，又被通化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非法关押一个月。出狱后，当时的校长韩长春和王立昌强行克扣他二个月工资。徐写了一封劝善信，被校领导恶意举报。因徐洪军不放弃信仰，坚持说真话，校方配合警察，将他送通化市劳教所，观看里面的恐怖景象，并恐吓说不“转化”，就和他们一样下场。徐洪军不为所动，后被关进通化劳教所迫害，他绝食抗议，被野蛮灌食，被迫害心脏病复发才被释放。

二零零一年通化市党校办洗脑班，徐洪军被强迫参加，并被迫交伙食费。期间，校长派专人跟踪监视他的思想动态，并向校方汇报。原定洗脑班开始时间的前一天，通化市政法委书记、“六一零”(中共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机构)主任王世宜儿子车祸身亡，时任街道主任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王世宜的妻子住院，王世宜也无法正常上班，洗脑班推迟开办。

徐洪军在洗脑班仍坚定信仰真、善、忍无罪，坚持向参与做“转化”迫害的人讲述大法事实真相。他纯正善良的表现和言行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，但个别的工作人员在不得不认可徐洪军品德操守的同时，将他称作“危险分子”，并挑唆周围人远离、孤立他。

二十天后，残酷邪恶的洗脑班解散，徐洪军回校上班后。校领导怕他不“转化”影响他们业绩，经常骚扰他，逼他写“五书”、找他谈话，他都不配合。

校领导想方设法陷害徐洪军，召开班主任会议，要班主任转告学生，监视他的言行。有的班任有意把领导的意思传达给学生。有一次，徐洪军给教师洪玉守班学生上课。课堂上两名学生打骂，课后徐老师对两名学生批评教育，且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教育学生，告诉他们如何做人的道理。学生按班主任洪玉守事先传达的意思设了一个圈套：跟徐老师要书，说要学法轮功。徐洪军把书给了他俩，他俩拿书给洪玉守汇报，洪玉守向校领导汇报，校领导又把事情汇报给教育局、公安局。

公安局政保科长王福设圈套，叫徐洪军去他家帮他修理电视。徐洪军一进他家，就被事先埋伏好的警

察绑架。如果对法轮功的打击是正确的，又何必对一个文质彬彬的知识份子、一个公认的好人要如此手段呢？非法提审时，徐洪军从公安局二楼跳下，一只脚摔伤，回到家里。

警察又追到他家，强行绑架。他不配合，喊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警察用力掰他受伤的脚，强行把他拖上警车，再次关进看守所。期间，管教姜敏华打骂他，狱医没经治疗，就把他脚打上石膏。在恶劣的环境和非人的待遇下，他脚发炎被送医院保外就医，他回家后，学法炼功，很快恢复正常。

二零零一年底，徐洪军在搬家的路上，被通化县公安局和市看守所再次绑架，并送到长春朝阳沟劳教所非法劳教。朝阳沟劳教所作为迫害法轮功弟子的黑窝，对坚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邪恶的“攻坚战”，长期不让睡觉、长时间坐板、电棍电、毒打、冷冻等各种体罚，每次下来都有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打伤、打残。

二零零二年四月五日，劳教所“第一次百日攻坚战”中，全所干部、干警亲自下毒手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其手段野蛮、血腥至极：高压电棍电击、警棍、竹皮子、三角带、铁筋、锹把、上警绳、用镐把毒打、拳脚、开水烫、凉水浇、灌辣椒水。一大队白小军当场被打死，徐洪军等多名法轮功学员全身伤痕累累，有的连行走都很困难，那情景惨不忍睹。

在二零零二年十月份左右，朝阳沟劳教所进行第二次邪恶的“攻坚战”，徐洪军受到酷刑折磨，并被逼迫昼夜“坐板”长达两个月。为了抵制这种暴力迫害，徐洪军再次以绝食进行抗议，遭到劳教所加期、关小号、野蛮灌食等一系列残酷迫害。曾经将大量精盐加水，两次全部冲到徐洪军的胃里，这种毫无人性的迫害是外界无法想象的。

长时期被关小号 and 暴力折磨，使骨瘦如柴的徐洪军浑身长满疥疮、胸膜炎、双脚溃烂不能行走。就这样，劳教所还不放人，恶警陈立会还强制他参加奴役劳动。

二零零三年，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，交了五千元钱才同意放人。被架出来的徐洪军，已被迫害的身体没有知觉，耳骨都烂掉，双目接近失明，用通化县医院医生的话说，浑身上下、里外，没有一个好的地方，能救活的希望不大。去看望他的同事回来也讲：他活的希望不大，也就能有两三天的活头。但他凭着对大法的正信，又一次奇迹般的康复。

在整个关押期间，学校和教育局还对徐洪军经济上封锁，克扣他工资，只给他少量生活费。回到学校上班后，公安并没放松对他的迫害，一日他正在学校工作，公安强行将他绑架到县公安分局，徐洪军出现严重的病状，口吐白沫，公安才不得不将其放回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徐洪军不断受到政法委、公安局及校领导的威逼，骚扰，逼其放弃信仰，不法人员有原县委副书记冯丽华、政法委罗宇、王洪生、高万玉、公安局于济生等。

